

满城风雨

張
恨
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著

满城风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城风雨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49-0

I. 满…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226 号

书 名	满城风雨
作 者	张恨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俊茂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8.625
插 页	5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49-0/I · 3803
定 价	1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第一回	两岸金鼓喧龙舟竞渡 四城灯火熄风鹤疑兵	(1)
第二回	爆竹喧天壶浆迎战士 斯文扫地鱼贯缚书生	(17)
第三回	夕照起悲笳攀门惨别 西风飞野火澈服逃生	(35)
第四回	荡产倾家劫余纳重赋 轰雷掣电夜半迫孤城	(62)
第五回	喋血城壕骷髏易名将 停驂门巷瓜蔓认英雄	(92)
第六回	治国如斯一隅三反法 救民到底十室九空天	(116)
第七回	兄弟阋墙操戈招外寇 风云变色掷弹炸危城	(142)
第八回	战后寻欢儿女供鱼肉 醉中划策家乡付劫灰	(171)
第九回	憔悴愧重逢香桃骨瘦 从容观一死丝柳情长	(205)
第十回	揭竿成义军共图大事 投河殉情侣各有千秋	(243)

第一回 两岸金鼓喧龙舟竞渡 四城灯火熄风鹤疑兵

火轮也似的太阳，高悬在半空中，一点云彩没有。一道济河的两岸，密密排着高大的杨柳，柳树上的蝉声，喳喳乱响，直响入半天去，仿佛这高树上的小虫，也热得有些不耐烦了。然而小虫虽是这样怕热，两岸上的红男绿女却是挨肩叠背，编着人篱笆一般对向着河里。柳树荫里，横七竖八歇着凉粉担子、水果挑儿，以及各种卖零食的摊子，纷纷攘攘，夹着一片男女老少嬉笑之声。有些无事的少年，身上穿了绸长衫，手里摇着白纸扇，三个一群五个一党，在人丛里乱钻，分外显着忙乱。至于河里头呢，恰是没有多大的风浪，水面上滚着鱼鳞纹，在毒烈的太阳光下，一闪一闪的白光向东推轮而去。有些无篷帆的小船，如浮野鸭子一般在水里飘荡着，只是浮来浮去，分明在等着什么。就在这时，东岸柳树下人声大哗，只听到说是“来了来了！”，一言未了，柳树湾里先冒出三道青烟，直冲出柳树梢上去，接着咚咚咚三声高脚炮响，就在这炮响之间，咚咚锵锵一阵锣鼓齐鸣，由柳树湾里摇出五只红色龙船来。这龙船约有五六丈长，舱面上敞着并无遮盖，只一路插着上十面尖角旗子，船头上按着一个龙头，那龙须直拖到水里去。船艄一条龙尾高翘起来，有丈来高，尾上垂着两根绳，挂着一个人在水面上打秋千。船舷上齐齐摆摆坐着两排赤臂汉子，各人身上横斜系着一条红布，手里拿了一条短桨，并起并落地划上河中心。东岸上的人，沸水似的喝着彩，劈劈啪啪放着许多爆竹，船上划桨的人都把桨直伸起来摇撼着，表示答谢岸上人的欢迎。在东岸这

样群众欢呼的时候，西岸的人倒反是鸦雀无声，静悄悄的。过了片刻，西岸一道河汉子口里也是三声大炮，一片金鼓，接着划出五只龙船来。这船上的龙鳞画的是青色，划船的人也都在身上横扎着青彩。当他们划出了河汊，西岸上的观众如潮涌一般，分着南北两路一齐奔向汊口来迎接。游人里面，许多带了“平地一声雷”大爆竹的，点了引线向空中乱抛，表示他们那种欢迎的诚意。小孩子们直挤到水边，向着青龙船高提着嗓子拼命地叫好。两岸游人对于青红龙船各叫各边好的时候，十只龙船已是划到河心，互相参差着，约莫算是一排。这两边的游人，也是向着河心鼓噪个不歇，龙船上的锣鼓都停止了，静听着岸上的人去欢迎。直待这一阵欢迎的风潮过去了，两色龙船中较大的一只，都略略向前在船头上向天空放了三声高脚铙。铙声一响，两岸的人声，都沉寂下去了，几万只眼睛都像放电光似的一齐看着那十只龙船。那两只一红一青的大龙船，同时打起锣鼓来。那八只小些的，就掉转船头，各向两岸微微地移拢。只有那两只大的依然在河中心停着，还不住地敲着锣鼓。上流正来了两阵风，将船上插的旗子刮得呱呱作响。只看那旗子梢像金鱼尾一样的摇摆起来，好像代表这两只船上的人摩拳擦掌似的，越觉得大家有兴致了。只在这时间，从中一声炮响，两只船头上的划手都各各拿着短桨，半提在水面。炮响二下，木桨一齐划动。两边船上的锣声停止，只有船头上一面鼓卜咚卜咚响着，鼓动着划手努力。两条龙船就如两只水面大梭子，分开两条水浪，飞奔向前。两面岸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也就追着呐喊起来。这两只龙船只划了二里路的河面，便掉船头划回，依然划到先时一同出发之所。因为在那里，河里抛下铁练，河面系着一个桌面大的浮漂，可以作记号的。当两只船快要到浮标附近的时候，两旁岸上各钻出一队短服少年敲着十几面锣，打着十几面鼓，各人口里拼命喊着：“向前呀！向前呀！”这两队少年不出来则已，一出来之后，这两岸的游人如醉如狂，立刻乱喊乱跳，声音震动到几里路以外去。这形势就紧张了。

原来这个地方是湖东省一个旧府城，现在是个大县。叫做安东

县。县城外二里路远的地方有道大河，名曰济河。却是直通邻省。船舶往来交通便利之一区。河的对岸，归永康县管辖，名叫南强洲，也有四五百户人家。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南强洲的人和安乐县的人，总要比赛龙船一次，互有胜负。输了的，当然平不了这口气，非报仇不可。赢了的，也不肯就泄这口气，预备继续的胜利。因之每年济河里赛龙船，不是娱乐，乃是安乐永康两县争虚荣的关键。其间有几次赛船之后，输的丢了船上的木桨，拿了兵器找赢的拼命，闹成流血的惨剧。官厅为弭患起见。把赛船之事下令禁止了。禁过三年之后，南强洲人民和安乐县人民的感情恢复了，两方就推出人来商议：“赛船原来是一种乐事，不必禁止，只因为我们自己闹意见，把事情弄糟了。现在我们可以呈文地方长官，具结不闹事，把这赛船的事弛禁。”这话一说，双方同意，就由绅士出名，呈文到官厅。官厅因为有体面绅士具结，不能过拂民意，也就把赛龙船的事恢复了。

这一天正是恢复赛船的第一个端午，两岸上的人对这赛船就加倍地增着兴趣，大乐起来。这安乐县城里省立第十中学的学生，曾仿着踢球组织啦啦队的办法，他们组织了一个助威团。这团早已成立，预备临岸助威。可是南强洲有一个南强中学，学生们不甘落后，也组织了一个协进队。两岸的老年人都担着忧，怕又会闯祸，各劝各方不要出阵，学生们也就答应了。不料到了端午这天，龙船快要比赛了，学生们血气方刚，让紧张的空气一渲染，老人们所劝的话，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大家像一阵风一般，一齐带了锣鼓到河沿上来助威呐喊。这些学生队一出来，不但划龙船的人精神焕发，就是两岸看热闹的人，也没有一个不起劲的，大家都跟着助威的锣鼓声，昂着头，眼望着自己一方的龙船，只管喊叫。那两只龙船在河面上两个来回，红龙渐渐上前，青龙渐渐落后。到了第三个来回，红龙比青龙上前十几丈路，就夺了头彩了。

这红龙是安乐县城里人划的，那东岸看热闹的上万人齐齐地喝了一声彩，彩声直震入半天云里去。第十中学的助威团格外起劲，便驾着三只小船，迎上龙船去慰劳。这助威团里的队长，是中学四年级

生曾仲实。他年岁刚到十八，一股子高兴，穿了一身红格子运动衣，手上拿了一面旗子站在小船头上，在日光里招展着向得了锦标的龙舟而去。这一种得意自然是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了。西岸上南强中学的学生看见，大家便商议着说：“这回赛龙船，两岸原是约好了的，大家只作为一种娱乐，输赢都不算一回事。现在看第十中学的情形，简直是丢我们西岸人的面子，我们就能干休吗？十条船我们还只比赛过两条大的，我们可以去对划船的朋友说，拚命也要争回一点面子来。”大家商议了一阵，一面派人划船去通知龙船的人，叫他们努力；一面派人去召集同学，多数的加入协进队来助威。万一就是再输了，也要靠着武力去忠告第十中学不许耀武扬威。他们商议了，通知以后过了片刻，南强洲的四只青龙船划到河心，向红龙船取严阵以待之势。他们这里比船的规矩，分单赛、同赛两种，单赛是一方一只，其余不赛的船掉头离开一箭之路。现在青龙船齐齐地摆在河心，安乐县的红龙船知道他们要总比一下，也就开了四条船来齐齐地并列。各船上都是人声喧哗，隔着水面和岸上的人声相应答。这其间东岸一声炮响，西岸也相应一声，两声号炮过去，一切的人声都停止了，八只龙船头上八面大旗临风一展，所有船上的人齐齐呐了一声喊，只见那一二百条木桨，拨开八条浪花，将船直冲了过去。这其间，四条青龙船还是因为第一次比赛失败的关系，大家拚命地向前划了去。船上的进行鼓一片咚咚之声，催着船向前进。一道赛线未曾划完，四条青龙船已有三条上了前，其余的一条，也只在一条红船之后。南强洲的学生协进队十分得意，摇了旗子沿着岸呐喊助威。东岸第十中学的助威队，隔水看到大为不服，也沿着岸大叫。他们的队长曾仲实格外性急，约了七八个同学跳到水边，见泥滩边正弯下一只渔船，不容分说大家向渔船上一跳，拿了篙桨将船划上河心，在龙船后面追着大喊前进。看看第二个来回，县城的红龙有一只追上了洲上的青龙三条，只有一条青龙还在红龙的前面，只要再把这一只青龙追上，红龙又得了个二彩，无论如何是不会输的了。但是那条青龙划船的人都十分努力，看是不容易追上的。曾仲实却私下对他的队员说：“若是

三周还追不上,我们就可以到路线上去打搅,大家比不成!诸位肯不肯牺牲一下?”大家便问要怎样牺牲的法子。曾仲实道:“若是转回来,那条青龙还在前面,我们就把这小船故意开了过去,挡了它的去路。它若要让我们时,我们的红龙就过去了;他若不让时,我们这只船就拚了让他一撞,大家都要落水。我们虽都会泅水,但是在河中间比不得在河边下,一口气接不上来,那是与性命有关的。不知大家敢撞不敢撞?”少年人都要的是个面子,哪个肯说不敢?都一致地说敢。于是把这只渔船缓缓划上河心,依计而行。看看最先两只龙船靠了河东又划回来,这便是最后的决赛了,那青龙却依然在前面。曾仲实将脚一顿,手上拿着桨,就要划船向前将龙船的去路拦断。

正在这时,猛然一抬头只见东岸上热闹的人,如败风吹落叶一般,纷纷散去,有些男子汉或者牵了妇女,或者牵了小孩子,慌慌张张丢开河岸,都向进城的大路跌跌撞撞而去。划龙船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觉泄了气,都手拿了桨划动不得,一齐向岸上呆望着。曾仲实也就向岸上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熟人,好打听。只见柳树下钻出一个人来,一直走到水边,向这里招着手叫道:“岸上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赶快上岸来吗?”曾仲实遥遥认出是他同学魏子高,便问道:“究竟怎么了?你说给我听听。是不是警察出来干涉?”魏子高道:“你不必多问了,快些回来就是了。我来不及……”他说到这里,回头一望,也匆匆忙忙地跑走了。曾仲实一想,这决不光是警察禁划龙船而已,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在内,应当上岸一看。于是搅乱敌阵的计划不必实行了,赶紧将船划靠拢岸,船缆也来不及系,大家一阵风似的跑上了岸。

在柳林里高堤上一望,只见进城的大路上,三三五五的游人,拉了一条很长的路线,大家都是很慌张地向城里走。再一看这柳林下时,一个人也没有,所站的地方除了满地杏子核、桃子核、香瓜皮而外,还有一条板凳,一只女人的红腿带,一把白折扇。曾仲实想找一个人问问情由,丢了大家,跑下堤去一直追上大路。起先都是些女人和卖东西的贩子,也问不着什么。追过了好多人,遇着城里一个在县

公署当差的，一把拖着他的衫袖，因问道：“划船划得好好的，这是为什么？”那人对曾仲实望了一望，回头又看了一眼旁边，低声道：“现在还划龙船吗？刚才县里得了西平县的电报，县城十里铺已经发生战事了。我们县里已经下了戒严令，六点钟就要关城，你还不打算回去，想关在城外吗？”曾仲实道：“这话是真的吗？我以前没有听……”只说到这里，后面一个挑担子的撞上前来，将他腿上重重撞了一下，回转头来一看，挑担子的是个老人，他笑着道了歉，也就算了。再回头一看，问话的人已经跑上老远的地方去了。曾仲实心里想着：“县里人活见鬼！好好的端阳，大家正快活，哪里来的战事？就是有战事，还在西平县，离我们县城有上百里，大兵也不会飞了来，何必这样惊慌？”自己这样想，倒是大大方方的在游人阵里走着。看那些进城的人，都是不安心的样子，像有了重大心事似的，倒为之好笑。正这样走着，迎面有人喊着道：“仲实，仲实，我哪里不把你寻到。你倒是这样自在！真不怕惹祸了。”曾仲实抬头看时，是他的长兄曾伯坚，在横路上插了出来。因道：“我看这些人都是庸人自扰，无事生风，这样瞎跑。”伯坚道：“怎样无事生风？县里的紧急告示都贴在城门口了，河岸上的人都是县里派人叫回来的。你不看那大路上，正派了人到前面去欢迎联军司令的代表。”说着，将手向南一指，只见三顶蓝布小轿遥遥抬向远路而去，后面跟着几个短装行人，肩膀上都荷着高脚灯笼，走路时将那灯笼正摇晃得东倒西歪。因道：“你不认得那是商会里的三顶轿子？他们不是连夜赶去说和为什么？”曾仲实犹豫着道：“这样子倒好像是出事，但是……”曾伯坚拉住他一只手，一直就向进城的大路上拖，跌着脚道：“先生！你就赶快走吧。有事没事，你回到家里再去研究，大概也不会迟吧！”曾仲实一看他哥哥惊慌的样子，也不减少于其他路上的行人，这是不容再和他讨论情形急缓的了。走到了城门口，只见城外一条街上的店房一齐都紧上着店门板，只将门开着半扇，以便出入。有些年老的商人，靠了那门，直望着行走的人出神。城门也不像以前那样大开，闭着左边一扇，右边一扇虚掩着，刚刚留一个人可以进去的路。四个武装警察分列着门的两边，每个

人手上扶着一杆上了刺刀的枪，一个个行人由他们面前过去，他们的眼睛里似乎都放出一道凶恶的光焰来。兄弟二人进了城，一看城里的情形，并不亚于城外。一家家商店都紧紧地闭着店门，街上所走的全是由城外看龙船回来的人，十字街口从前摆着许多浮摊，都收得干干净净。一家当商门口，一字门的土库墙上，高高地贴了一张笔写的新告示，告示下一堆人站住，都向白粉墙上昂着头。曾仲实对伯坚道：“现在我们是进城了，纵然有兵来，也杀不进城。能不能够让我看一看这告示再回家？这一会子工夫，我想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曾伯坚道：“但愿不出乱子就好，并不是我怕事。兵慌马乱，手上拿了兵权的人还生死未卜，像我们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遇到了这种风潮，怎样不要小心躲避？”曾仲实也不等他哥哥说完，早挤到人丛中去查看告示。只见那告示上写的是：

为布告事。顷接邻邑西平来电，该县城外十里铺已到了联合军队伍，邑城危在旦夕。除一面巩固城防外，已电省城告急，并电本县各界，加以注意等语。本知事守土有责，爱民爱国，未敢后人。业已与本县商会、教育会及在城各绅商开紧急会议，共商防务，议决妥当办法，以求和平解决。仰闾邑商民各安所业，无得惊扰。如有造谣生事者，一经查出，即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

此布

安乐县知事唐履本

曾仲实望着告示道：“已得妥当办法。不知道有了什么办法？何不说出来大家听听呢？”曾伯坚走上前拉了他的手道：“回去吧，母亲正在家里望得急煞，你有这闲工夫在这里咬文嚼字！”不容分说，拖了就走。

兄弟走进住家的那条安仁巷时，一望同巷的人家，一齐将大门紧闭。站在巷这头望到巷那头，空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子，一直到自己家门口，邻居的门户全是关闭的。曾伯坚将自家大门重重拍了几

下，才有老仆李发出来，在门里连问了几声：“是哪个？”曾伯坚先答应了一声：“是我！”后又说：“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么？”李发才慢慢地开门，先伸着头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下，见他兄弟二人身后，并没有别人，这才将门开了，让他二人进去。曾仲实道：“只为了县里一张布告，就吓得你们这副形相。军队虽然在打仗，离着我们这里还有一二百里，总不成他们的炮弹会飞？就打到安乐县来！”李发道：“二先生，你不想想，现在打仗，有什么便衣队。军队没来，他们先来了。我听说，便衣队是不管那些利害的，哪里可以扰乱人心，就在哪里下手。城里的便衣队，已经到有五千多，这一闹起来，还是玩的呀！”曾仲实道：“你是越老越糊涂。事情也不想一想，我们县城里统共有多少住家的？若是有五千多便衣队混进城来，他们在哪里安身？”这一句话问得李发无言可答，把一张瘪嘴咕嘟着几下，一把苍白的胡子都翘了起来，背转身自去关大门去了。伯坚兄弟走进上房，他们的母亲曾太太直迎到天井里来，望了仲实道：“孩子，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样兵慌马乱，你还有心在外头玩。你哥哥去找你，大半天又没有回来，我念了几千篇佛，在观音菩萨面前敬了两次香，请她老人家保佑你。现在外面怎么样？”说了这句，颤巍巍地向伯坚望着。伯坚答道：“没事，你老人家放心。倘然市面真不大平静，我就保护你老人家到省城里去。省城里有租界，兵是过不去的。”曾太太道：“街上现在没有大兵吗？”伯坚道：“不但没有兵，而且有些铺子还在照常做生意。我们城里已经推了代表去请愿，请军队不要来，我们这里情愿送些钱过去。本来由陆路进兵，这里是不相干的地方。”曾太太抬起头，由天井里望着天道：“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争什么天下，投降了就好。”说着，一伸手扶了伯坚去进堂屋去。堂屋正中有两个神龛子，上层供着五路财神，送子娘娘，伏魔大帝关老爷，下层是曾氏祖先。右面另有一张香案，壁上悬了一幅观世音站在莲花宝坐上的佛像，像下面另有一尊瓷的弥勒佛。曾太太直奔这座佛案，一手扶了桌子犄角，望着观音像道：“你老人家救苦救难，转劫回生，安乐县全县的百姓都沾菩萨的恩典。”仲实在一边看到，气得只是顿脚。伯坚站在母

亲身后，向着仲实以目示意，不住地摇手。曾太太祷告了神佛，才转回房去。仲实道：“我看妈大开其倒车，只管念佛。大哥你还是个大学生，自己不劝倒罢了，还要帮着她阻止人家过问，这是什么意思！”伯坚道：“你有所不知，妈她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什么嗜好都没有，就是念佛。谈到念佛这件事，说起来虽是迷信，但是迷信的归结，总是学好，不是学坏。既不花钱，也不误人家的事。她自己并没有什么事消遣，借了这个消磨她垂暮的年月，而我们只当她是一种娱乐也未尝不可，又何必……”伯坚只管向他兄弟拉长着说，仲实早已掉转身去走到老远去了。伯坚望了仲实后身一耸肩膀，叹了一口气，也只得算了。今天是个端午节，既不能出门，家里又是关门闭户，萧条万分，很觉得无聊。便慢慢踱到自己书房里去，拿了一本书，还只看了两三元，忽听到隔壁人家一片男女喧闹之声。当说话时，却有两个邻县人在中间说话。伯坚知道这隔壁是张婆婆家，她是一个六十岁的孀居，膝下只有两个孙子，一个寡媳，并没有多少人，何以今天反这样的热闹？心里想着，便侧了耳朵听。李发提了一壶开水来和他泡茶，见他这样静听的神气，就对他道：“大先生，你不知道，隔壁张婆婆家来了一批西平县的亲戚了。这些人都是家在火线上的，跑到这里来投亲了。我们的袁家大舅家，听说也逃难逃来了。”伯坚不住笑道：“你胡说。”李发将开水壶放在地下，用手摸着胡子，将一双老眼笑得皱起许多纹来，望着他道：“怎么是胡说？连他们家里大姑娘也来了。”伯坚原是坐着的，突然站了起来，望了李发道：“真的吗？你怎么会知道？”李发笑道：“当真的，大先生可以去看看，那大姑娘益发长得标致了。”伯坚笑道：“又胡说。我是问袁家大舅来了没有，哪个提到了大姑娘、二姑娘。”李发笑道：“大先生，你当真把李发就当那种蠢才，连这一点事都不知道？你若是去看看袁家大舅的话，我悄悄地给你开大门，包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就可以去一趟回来。”伯坚道：“若是袁家大舅果然来了，照情理说，我是应当去看他的。但是怎样知道？太太倒不知道？”李发道：“下午我在街上遇到二老爷，他告诉我舅老爷一家人来了，我就回到二老爷家去了一趟。我想告诉太太，怕她一

听说逃难的人都来了,更要着慌,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瞒住的。”伯坚用手扶了一个桌子的角,头仰望窗子外的天只是出神。李发笑道:“你就不用想了,这样兵慌马乱的时候,我决不敢骗你去空跑一趟的。”伯坚道:“好吧,我去看看。”说时,一面戴着帽子,一面就向外走。李发也就跟了出来,轻轻儿地拨了门闩,手扶了两边门,随着人后退时向怀里拉,拉出了一尺多宽的门缝时闪到一边,就向伯坚道:“大先生,现在你可以走了,家里要问起来时,我就说是你睡觉了。”伯坚也不作声,侧着身子就溜出大门来。

这个时候,虽和到家的时候相距只几点钟,然而情形已经大变了。所有街上的铺户,一律都关门闭户,不见一个人影子。远远地看那十字街头倒也站着几个背了枪刀的警察,很自在的样子,互相顾盼着在那里说闲话。这时伯坚所走的一条东大街,本来是极热闹的所在,今天却一看是空荡荡的,倒有些怕走起来,心里也说不上有一种什么奇怪的感觉,只是慌乱不安。这样一来,大街丢了不走,弯曲穿着小巷向他的二叔曾子约家来。到了那门口,依然也是双扉紧闭。伯坚将门环拍了几次,才听到他二叔在大门里咳嗽着亲自出来开门,在门里问了声“哪个?”伯坚答应了。子约道:“是伯坚吗?外面不大平静,你还向外面乱跑。”伯坚道:“原是为了不大平静,才来看看二叔的。”说着话门已开了一条缝,曾子约嘴里衔住一管长可一尺五六寸的旱烟袋,长袖子里将左手五个指头,只伸出来半截,扶着了烟袋下梢,口里剥剥有声,将烟杆嘴子吸着,人闪在门后,似乎脸上有一重很重的忧愁罩住了一般。伯坚先笑道:“你老人家没有受惊吗?我在家里挂念得很,特意来看看。听说二舅来了,亲戚逃难……”子约听说他来探望的,脸上倒有点喜色,及至他一谈到二舅,脸色又板下来,含着烟袋,立刻叹了一口气。伯坚已是挤了进来,就关上了门,和他一路进去。子约在这城里经营了一家杂货店,一家染坊,是个城里很殷实的商人。他的家里,自己也收拾出一间书房来,这间书房紧邻着客厅。他这书房里,却是除了一本当年的《商民快觉》而外,并没有别的书,只是账簿而已。横了窗户摆了一张二屉桌子,上面放有笔砚算

盘。坐的不是椅子，是个长方形的大钱柜。桌子外也有茶几木椅，比较看得重一点的人，就可以到这屋子里来坐。伯坚随着他走，一直走到这书房里来。子约坐在钱柜上，向着桌子上一伏，口里不住地吸着那烟袋嘴，但是下面烟斗子里并不曾冒出一丝烟来。许久地他叹了一口气道：“你二舅终究是个书呆子，一点划算没有，带了一大家子人，就向我这里一跑。俗言道得好，‘任添一斗，不添一口’，添上五六口子，我怎样受得了。”伯坚道：“遇到这种离乱年间，骨肉至亲，也就说不得了。”子约道：“虽然是骨肉至亲，但是也要看看个人的能力。就以我而论，现在……”正说到这里，只见窗子外一个人影一闪就走开了。子约便叫道：“淑珍，这不是外人，你大表兄在这里。”淑珍听说，绕转身进来。伯坚一见，她改了半年前相逢时的样子了，头发剪了，梳了一个童化式的头，把她一张可喜的圆脸，益发现着笑咪咪的了。她也改了乡县的样子，换了一件浅绿色的长衫，这是最近由省城里传来的样子。这种装束，在省城里看到不算什么，在县里看到，便觉分外的美丽。在伯坚心里，原是急于要看淑珍一看的，可是这一见面之后，也不知因何原故只管难为情起来。因为难为情，也就不能正式对了人家望着，只叫了一声“表妹”，脸就偏过来了。淑珍道：“我原是要去看看伯母的，不料到了这里，市面上照常紧起来，姑爷不要我出门去。”说着就眼望了子约。伯坚道：“家母在家里烦闷得很，若是表妹愿意过去玩玩，就可以暂住在舍下。”说时也望了子约。子约道：“你们那边有空房吗？”伯坚道：“有好几间，若是两位表妹和舅母一路去，舍下总还可以住得下。”子约沉吟着道：“她们倒也是愿意去看看大嫂的。不过现在妇女们出门不容易，去了不能就回来的。我的亲戚是不便去打扰你们家里的。”伯坚笑道：“大家都是亲戚，在我那里住个一月半月，总也不敢怎样怠慢。”伯坚来了这么久，子约总是哭丧着脸，等到伯坚说是可以留三位亲戚在那里住下，他脸上立刻现出一道笑痕来，望着淑珍道：“那边伯母倒是常念你，照理你们也应该去看一看。今天是晚了，究竟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如何，明天我可以陪你母女过去大家谈谈。”淑珍道：“若是我妈不去，我带了妹妹也要去。”说

毕。无端地脸一红，又嫣然一笑。

这时又听得大门外咚咚一阵响声，子约口里衔着烟袋偏了头听着，自言自语地道：“哪个叫门这样的凶！”而说着，一面起身去开门。走到天井里，家里用的女仆王妈是已过了屏门，他就连说：“慢着，慢着。”王妈退回来了。自己走到大门下，由门缝里向外面张了一番，见是杂货店里的伙计萧有才和小徒弟四儿，便问道：“你们来做什么？”萧有才听了是东家的声音，便道：“请你们开门，外面不便说。”子约听到有人叫门，心里先就要慌乱，而今听到门外“不便说”这三个字，心里更慌乱得厉害。开门放他们进来，将门关抵妥了，身子靠了门框，睁了眼望着伙计道：“怎么样？有什么新消息？”萧有才道：“消息是没有的确，都说西平县已经让联军占领了，又说这边的同盟军打败了他们，这都没什么关系。只是县里派人家家传谕，说为了城防之用，要借一些铺捐。”子约道：“那有什么法子，答应他就是了。”萧有才道：“不是平常的铺捐，而且这个月的铺捐，早就拿去了。现在县里是要借半年，这捐款限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就要直接送到县里去。我们不敢作主，来请问二老爹怎么办。但是看那情形，款子不交也不行的。”子约两手一张，一拍大腿道：“那还了得！”只这一声，把嘴里衔的旱烟袋突的一声落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将那烧料烟嘴，仔细看了一眼，见并没有什么破绽，这才接着道：“杂货店捐，每月是四块钱，四六二十四。那边染坊，当然也照样，一月两块，二六一十二。平白地拿出三十六块钱去，利钱半年，要耽误多少！”萧有才微微一笑，一看东家那气愤的样子，又忍回去了，正着脸色道：“你老人家那样算，未免太老实了。现在借去半年，以后我们还打算按月扣还吗？那也只好算是今年加半年的捐了。”子约将那旱烟袋衔在嘴里，也不管烟斗里有烟无烟，只管啐剥啐剥吸了一阵，低了眼皮只管想心事。伙计和徒弟看了东家发愁，自也无话可说，都呆立在一边。子约想了许久才问道：“你没有打听商会里对这件事怎样反对吗？”萧有才道：“商会两个会长都走了，几个会董也没有主意。刚才县里派人来劝捐，就有商会里的人同了来的，他们也是劝我们照出。”子约右手取了旱烟袋，左

手掌平伸着，将烟袋杆连在左手心里拍了几下，口里连道：“什么鬼商会，年年出会费，倒要他们帮着人家来要钱。既是这样，你们可以看看合街情形怎么样。若是大家都出钱，我们也少不了，只好认个晦气照出就是了。”萧有才见东家说了这话，这问题算是解决了，抽身就要回去照应商店里的事。子约口里仍然抽着旱烟袋，闭着眼睛只管出神，手却对他摆了摆。他虽没有听到子约说什么，知道是留住不要走的意思，便站在一边静等东家的命令。不料子约这一句话，比什么话也难说，口里衔着烟袋嘴儿，不知不觉之间口水竟顺着烟袋杆儿一直地向下流。还是萧有才咳嗽了一声，他才醒悟过来，就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是内外夹攻，家里有事店里也有事。”回转身背了手在身后，自回书房里去了。萧有才也不便跟着东家进内，又不便走开，当时为难起来，一时急中生智，就对子约道：“我想这钱有几家抗过去了，也许就不用拿出来。我回店去，和街坊商量商量看。”子约虽然是向里走，浑身像拖了几十斤铁球一样，哪里走得动。及至听到萧有才说还有点挽救的办法，立刻转过身来，向他道：“那就好极了！你赶快回店去办这件事，多下三四十块钱我们又可以……”这句话不曾说完，他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正着脸向萧有才道：“这主意是你出的，还是人家商号里有这话？”萧有才道：“人家商号里也有这意思。”子约道：“那就好！我们只让别家商店里出头，我们只装不知道。真是他们拉我们出面，我们只说他们尽管办，我们决不反对。要不然宁可出几个钱……但是总以不出钱为妙。你对于这事，我知道有法子的。”说时，手扶着烟袋杆微微点了点头，那意思就是说萧有才很不错。萧有才知道东家痛财，然而还加倍地怕事，自有主意去了。子约再走回书房时，见自己坐的钱柜上放着一把白折扇，又一条花边的绸手绢。折扇认得是伯坚的，花边绸手绢却是他向来不用的。将手绢拿起来闻了一闻，有股香味，一只手绢角上还沾了一点淡淡的胭脂渍。这大概是淑珍丢在这里的，这也不去管它，将手绢和扇子一齐放在桌子一边，自己去清理账目。清理完了账目，已是黄昏时候，这扇子伯坚还没有拿去。心想难道他还没有回去吗？走出书房，隔着短的屏墙，正